

# 浴血三八线

——株洲儿女抗美援朝纪事



## 浴血三八线 《株洲文史》第 23 辑

编辑出版：株洲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8 万

印 张：9

插 页：6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一版

公 本 费：16 元

印 刷：株洲市政协机关印刷厂

《株洲文史》第二十三辑

## 《浴血三八线》编撰委员会

顾问 赵占一 张定珠 彭德  
林良才 历铁夫  
编委会主任 罗章生

主编 周祥新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力 邓天日 马立明 周邦发  
周文杰 单月林 陈益元 袁建平  
李景业 何辉宇 骆晓会 康心富  
谭志宏 汪宇燕 周祥新 何海霞

彭德怀司令员在前线视察



19兵团司令员  
杨得志(右)和李志民  
(左)指挥强渡临津江  
战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乘胜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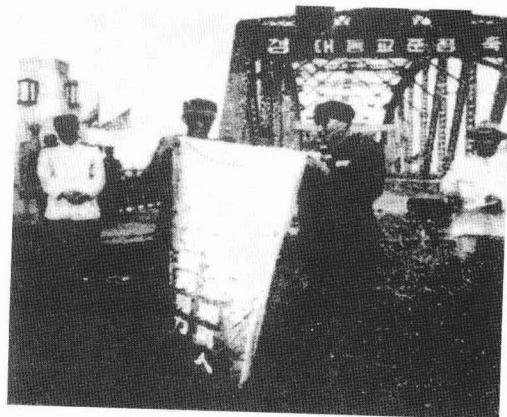
在我军英勇打击下  
攻势彻底失败。  
敌人秋季



坚守在三八线上的志愿军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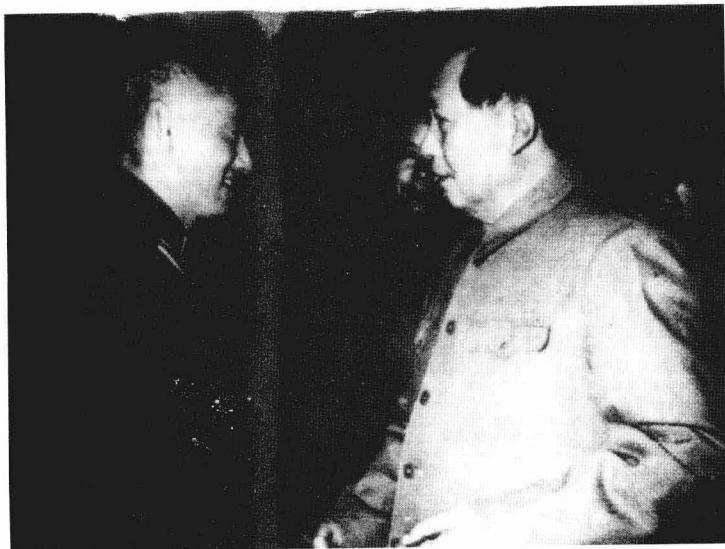


志愿军工程兵修建  
大同江大桥后，工程兵  
司令员谭善和与朝方代  
表在通车典礼上举行交  
接仪式。





毛主席接见志愿军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



毛主席接见志愿军一军政委颜金生



在平壤市万景台青少年宫，12岁少年将一幅用中文写的“朝中友谊”书法赠给志愿军老战士邹光启。



2002年10月，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在朝鲜开城白水洞烈士陵园合影。

# 序

## 赵占一

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市政协文史学习委编辑出版了《浴血三八线》一书，很有意义。这是一部株洲儿女抗美援朝的珍贵史料，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五十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共毙、伤、俘敌 109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 万人），击落击伤敌机 1.22 万架。使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哀叹：“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的战争。最后，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中朝人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战争，是一场赢得中、朝人民自尊自信的战争！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株洲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市各阶层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生产，踊跃捐献。据统计，共捐人民币 68.79 亿元（旧币），用于购买“株洲号”战斗机一架、“左权号”战斗机一架、“攸县人民号”战斗机一架、“茶陵人民号”战斗机一架和“酃县号”大炮一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广大青年积极应征，踊跃参军参战。株洲先后有 7765 人应征入伍，加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行列，他们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前线英勇杀敌，浴血奋战，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朽战功。其中有 684 名青年在朝鲜战场上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他

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其光辉事迹永载史册。

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今天，当年曾经用鲜血浇护和平之花、用生命维护人类正义的志愿军将士大多七八十岁了。他们回顾过去，写下了英勇歼敌、浴血奋战的回忆文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一切听从党召唤的政治觉悟、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同甘共苦、团结战斗的优良作风和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感天动地，气贯长虹。今天，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永远铭记那些用生命和热血写下这段历史的英雄们。

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六日于株洲

# 目 录

序 .....	赵占一
惊天动地的阻击战 .....	杨得志 (1)
痛歼美军“王牌”师 .....	袁福生 (7)
我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 .....	杨景山 (11)
魔天岭首战告捷 .....	陈气凡 (24)
活捉美军骑兵师副师长 .....	傅 军 (27)
抗美援朝片断录实 .....	粟海棠 (30)
“白老虎连”扬虎威 .....	言克敏 (37)
鏖战古土里 .....	陈大伦 (43)
奇袭 338·1 高地 .....	陈运恒 (47)
在穿插前进的路上 .....	张庆友 (49)
奋勇杀敌立战功 .....	唐敬良 (53)
606 高地守备战 .....	邓云震 (56)
抗美援朝点滴滴回忆 .....	陈超球 (59)

战斗历险记	张老德 (65)
决战三千里	高金林 (68)
难忘的经历	陈永章 (76)
在彭德怀司令员身边的六个小时	王一鸣 (78)
流不走的岁月	王康恒 (82)
忆与黄继光生活战斗的岁月	游克源 (86)
激战云山镇	彭长庚 (92)
难忘的搜山战	杜方族 (94)
三八线防御战片断	余志汉 (98)
龙头里阻击战	汤晓丁(104)
三炮连在五次战役中	王永和(110)
高炮显神威	张福林(115)
探照灯兵创奇迹	刘 迪(117)
“卡秋莎”威震敌胆	江子林(120)
历尽艰险构筑西海岸地下长城	罗良贤(127)
没有硝烟的战斗	潘维翰(132)
运输线上背架连	言克敏(136)
忆运输线上的功臣	郁 文(139)
金化 785 高地阻击战	
——访志愿军连长王英鸿	周祥新(145)
援朝杂记	文辉蜀(149)
给美军送“礼品”	邹光启(155)
和平之声——我在三八线上当对敌广播员	李雨田(157)
我与美国兵话和平	李雨田(161)
最后一个美军战俘的独白	言克敏(166)
难忘救护情	邹光启(168)

忆在朝鲜迎接祖国慰问团	文辉蜀(172)
忆志愿军工兵参加平壤重建	谭善和(175)
我在战俘营的遭遇	武春生(181)
忆志愿军的连队卫生防疫工作	刘元明(188)
永远思念青山里的“道木”	罗良贤(191)
硝烟散尽战地重游	邹光启(195)
株洲店员工人的抗美援朝活动	刘 辉(199)
柴川若巡回报告的前后	言 钰(202)
醴陵的抗美援朝运动	王志高(204)
攸县的抗美援朝运动	罗 平(210)
茶陵县抗美援朝运动简述	刘振祥(216)
炎陵县“抗美援朝”纪实	胡 备(221)
后记	(225)

# 惊天动地的阻击战

杨得志\*

铁原、涟川阻击战是19兵团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阻击战。

抗美援朝经过“二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虽损失惨重，但已发现我军装备落后，供给困难，每次进攻作战只能持续7至10天，敌称之为“礼拜攻势”。特别是越过三八线，运输线延长，供给更加困难的弱点明显暴露出来。

毛泽东主席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在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特别是我军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我军作战役性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而我军停止攻击后，敌人会利用摩托化装备和炮兵、坦克兵、航空兵机动快、火力强的优势，迅速反扑，给我军造成被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我军歼敌23000人后，向北转移，计划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联合国军”很快集中4个军共17个师的兵力组成“特遣队”，以摩托化步兵、炮兵、装甲兵在航空兵掩护下，迅速反扑，1951年5月21日攻占了汶山、永平、华川、富平里一线。

28日，美军第1军、加拿大旅、南朝鲜军第9师、南朝鲜军陆军第1团突然占领了金谷里、汉滩川一线，直逼铁原、涟川。铁原以北的志愿军后方基地危在旦夕。危难中彭德怀司令员想到19兵团。于是，19兵团历史上最悲壮的阻击战开始了。根据“志司”

---

\* 杨得志：株洲县人，抗美援朝任19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

的部署,我 63、64 军和人民军 1 军团分左中右三路向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转移,65 军执行阻击任务。“志司”特别强调要他们在议政府、清平川地区阻击敌人 15 至 20 天,确保涟川、铁原一线的安全和兄弟部队的行动。涟川、铁原一线是朝鲜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既有公路又有铁路,而铁原又是我国积物资的主要供应站。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割裂我东西线的联系,直接影响我全军的转移。

65 军的阻击是异常艰苦的,左右友邻部队已后撤 60 至 100 公里,没有火力支援,后勤供应跟进困难,部队缺少粮食和弹药;有的师、团几次被包围。但是他们打得十分顽强。193 师师长郑三生同志率领部队坚守在议政府东南佛岩山、水落山、国赐峰地区,其中 579 团 2 营坚守佛岩山。2 营上阵地时是 299 人,苦战到 5 月 28 日奉命撤出时,只剩下 37 人。194 师 581 团在土美山担负阻击任务,多次打退敌人的围攻,最后一次被敌人包围时,身负重伤的 1 排长赵柏生同志为避免被俘,滚下悬崖壮烈牺牲。多处受伤的共产党员杜云,在滚向敌群的同时拉响了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当阵地上只剩下战士曹邦国同志时,他毫无惧色,采取跳跃式办法,机枪、手榴弹交替使用,硬是打退了敌人的围攻。战斗结束后,兵团授予这个排“人人都是铁打的英雄汉”锦旗一面。

65 军阻敌 10 天之后突然向兵团报告:由于敌集中几倍于我军的兵力,另配以空军、坦克、炮兵连续不断地突击,部队伤亡大,有的阵地已经失守,有的单位被迫后撤 20—30 公里,逐步转移到地形有利的汉滩川以北地区。我们除命令 65 军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志司”要求继续打好阻击外,立即调 63 军火速赶去支援。同时,把这个安排报告了彭总。彭总表示同意,并再次强调,一定要按时完成阻击任务。63 军接受任务后,傅崇碧军长亲自赶到了军的第一梯队,实行前沿指挥。他们首先在纵深 20 公里、正面 25 公里的地域构筑了临时野战工事,为阻止敌人前进打下了基础。63

军完成阻击任务的决心很大,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面前的困难也很多。部队突破临津江以来已经连续作战一个多月,除了武器装备给养供应上的严重不足,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也相当严重。战斗中部队减员本来是很正常的。国内作战可以随打随补,在朝鲜却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在他们防御的正面,当时有范弗里特指挥的4个师4.7万人,平均每公里地段就有700多人,而63军连同配属的65军194师计有2.4万人,平均每公里地段上只有370多人。武器装备方面,敌当时有各种火炮1300门,坦克180辆,且有空军支援,而63军全军包括六〇炮在内仅240余门,既无坦克也无飞机。也就是说,63军必须把装备占明显优势,兵力多近一倍的敌人,阻止在自己面前,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阻击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10天至15天。这是彭总的命令,“军令如山倒”,这里没有半点余地。

处于第一线的傅崇碧军长、龙道权政委和63军的其他领导比我们更了解形势的严峻。部队一开上去就进入了战斗,各种准备工作只能在战斗中进行。在军指挥所里很难找到军领导,他们向我们汇报基本上是在师、团指挥所,有时甚至在前沿阵地上,可见情况之紧张。63军很快发来了进行阻击任务的各种实施计划报告。报告提出,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纵深梯次和少摆兵多屯兵的方法,并以多个战斗小组去前沿与敌进行纠缠,使敌不能过早逼近我主阵地;在火力组织上,充分发挥各种火炮和短兵火器的威力;在战术运用上,采取正面抗击与侧翼反击相结合,并在夜晚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等等。兵团认为这是一个简洁明确、措施得力、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在研究这个报告时,郑维山说:“傅崇碧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困难呀!”我知道维山是担心他们对困难估计不足而吃亏,但我想关于困难傅崇碧他们是有意地回避了,因为他们了解兵团的情况。所以我说:“这是个问题,我们要主动问他们一下。”我对大家说:“63军最大的困难,我看还是兵力不足。我们能在这方

面给他们一些帮助是最实际的了。我想从兵团直属队里抽些人出来给他们，你们看怎么样？”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

通过电话，我在 189 师的阵地上找到了傅崇碧。当我问及他有什么困难时，傅崇碧笑了。他说：“困难是一大堆呀！但是军领导研究过了，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一条也不提。”我说：“你说一条也不提，可是提了一大堆。我们研究决定从兵团直属队里抽 500 人给你们！”傅宗碧好一会儿没有讲话。“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我说。傅崇碧有些激动，他几乎是喊着：“我们马上把兵团的这个决定传达到每一个战士！”我问：“还有些什么问题吗？”傅崇碧说：“我们的压力本来就很大，这样……请首长们放心吧，我们和 65 军的同志共同努力，决不让范弗里特前进一步！”那些天，不仅在我们兵团指挥部，我想连我们的彭老总也无时无刻不关注着 63 军的这个方向。谁都知道，大部队正面阻击的后面，是更大的战略性行动。阻击的胜利便是这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成功的关键；如果阻击失利，那个战略性行动只能是计划中的泡影。傅崇碧说他们有压力，其实这压力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的。

范弗里特指挥的美李军以部分兵力对我进行了一整天的试探性进攻后，转入了全面的进攻。他们依仗强大炮火的支援和坦克群掩护，逐次增加兵力，实行多方面、多梯次的轮番冲击。部队打得很苦。有的阵地被敌人攻占后又被我们收复，敌人再占，我们再次夺取，一天之内有好几次的反复。真是寸土必争，寸土不让。战斗异常激烈。189 师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了 3 天 3 夜，基本阵地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但有些阵地被敌人突破，有些团队伤亡很大，有的营、连已丧失了战斗力，形势相当严峻。傅崇碧、龙道权决定 189 师转入第二梯队，由原第二梯队 188 师接替他们的防区。我们告诉 63 军的同志，你们的任务是防御阻击，而不是困守某一阵地。应当允许部队有失有得，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关键是在总体上顶住敌人。要爱护战士，爱惜战士，尽可能的保存战斗力。

战斗进行到第 5 天,刚进入阵地不久的 188 师 563 团 1 营 1 连 2 排,打退了敌人一个营的进攻后,被敌人的两个营三面包围于一座孤立的高山之上。1 营和他们的 2 排,在国内作战中曾分别获得过“钢铁营”和“特功排”的光荣称号。2 排被围,牵动着团、师、军以及兵团领导的心。我们得知这一情况时,2 排已经和各级领导失去了联络。参谋李大权告诉我:从 563 团和 2 排的最后一次通话中知道,当时 1 排只有 8 个人,最高领导是副排长李秉群。我要大权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我们报告。时至午夜,大权告诉我,2 排坚守的阵地上仍然有火光,有枪声,这说明我们的 8 位勇士仍在战斗,阵地还在手里。这一夜一直下雨,淅淅沥沥的,雨声拍打着我们的心。我思念着我那 8 位不相识,但使我夜不能寐的战士。大权告诉我,派去为他们解围的部队,因下雨路滑以及敌人的严密封锁,几次都没能靠得上去。拂晓,雨停了。前面传来的报告说,2 排坚守的阵地上枪声停了。在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敌人的两个营撤退了,但是阵地上也没有我们战士的踪影。8 个人抗击敌人两个营的进攻,并且把他们打退了,这应该说是个奇迹。但我们的战士呢?我们的英雄呢?天亮后,63 军送来报告说,8 位勇士中一位负伤的班长,带着两位负伤的战士赶回了部队。我们这才了解到 8 位勇士的一些情况:

一夜之间敌人进攻的次数已经无法计算,人们只记得每次进攻之前,都有 20 分钟至半小时的炮击。炮弹像冰雹不断地落在阵地上,战士们头都抬不起来。敌人曾经冲上过阵地,但都被打了下去。午夜过后,8 个人总共只剩 15 发子弹,敌人冲上来,他们靠着刺刀、枪托、木棒与敌人搏斗。到后来子弹没有了,只剩下几颗手榴弹,而敌人的攻势一点也没有减。副排长李秉群对战士们说:“情况大家都清楚,我们在敌人三面包围之中,我们 8 个人要突围出去没有可能;要打,我们没有子弹;要和敌面对面地拼,他们人太多,搞不好我们会成为俘虏。我们是“钢铁营”、“特功排”的战士,